

陈廷一 著

许世友

传奇

第二部

中国青年出版社



K825.2
46=1

83432

许世友传奇

陈廷一著

第二部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舒元璋 戴遐龄

书名题字：沈 鹏

装帧设计：平 原

许世友传奇（第二部）

陈廷一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金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25印张 4插页 227千字

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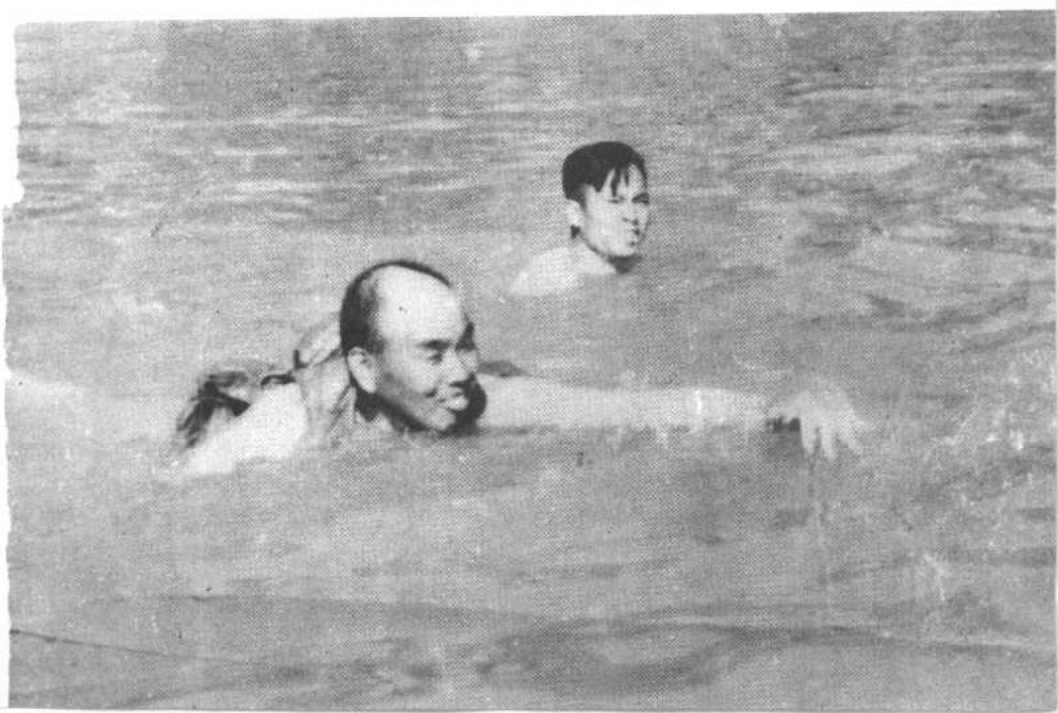
印数1—10,000册 定价5.65元

ISBN 7-5006-0811-X/K · 107

许世友和苏联顾问打猎归来。



1959年，许世友（右二）在长山岛波涛滚滚的海上游泳。



1966年，许世友视察东海舰队。



1977年9月，许世友
视察南京长江大桥。



1968年，白果山的红高粱熟了，许世友和他的军医在地头留影。



60年代，许世友在城西湖农场参加劳动。



1981年3月，许世友向工作人员传授棍术。

1984年元旦，许世友（中）和白守忠（右）、郭林祥（左）及魏金山在新年茶话会上。



目 录

开篇话	1
第一章 神秘的刀光	7
第二章 逃难觅青山	23
第三章 渔场脱险	31
第四章 青山寻妹	53
第五章 故乡在流泪	68
第六章 母亲,儿应为您做些什么.....	98
第七章 归队	120
第八章 战斗在敌心脏	133
第九章 黎明在黑夜之后	148
第十章 报仇在今宵	162
第十一章 偃月刀歌	178
第十二章 特殊任务	193
第十三章 酒店避难	209
第十四章 大闹鸳鸯楼	225
第十五章 生擒敌追捕队长	244
第十六章 宝刀归主	258

DJ 80/25 16

第十七章	难得团圆	273
第十八章	驰骋大别山	286
第十九章	告别大别山	309

开 篇 话

公元1988年金秋10月，适逢许世友将军长眠于大别山麓下三周年的日子。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炎黄大地，绿草茵茵、硕果累累，许将军当年参与创建的新中国越来越繁荣昌盛。改革与开放的国策，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多的实惠，抹去了人们往日脸上的愁云，张开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八百里大别山麓下的将军九泉有知的话，定会十分欣慰。另一件可以告慰许将军的是，《许世友传奇》（第一部）得以与读者见面，引起较大反响。出版后的短短时间内，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内的全国二十二家报刊纷纷连载、选载和发表评介文章。其中天津《民风》因转载该书后，发行量达二百余万册，跃居全国期刊之首。曾以出版“三红”（《红岩》、《红日》、《红旗谱》）而闻名著称全国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庆贺《许世友传奇》一书的出版，在象征着国家权力和威严的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此书的作品研讨会。1988年4月20日，这是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日子啊！上午九时许，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新老作家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庆贺文艺的春天，和春天的创作。这里既有将军出身的作家杨国宇同志，又有已故许世友将军的生前战友罗应怀同志。曾在我国读者心目中以其作品产生很大影响的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等也应约赴会。中顾委常委王首道有重要公务缠身，时临中午，仍匆匆赶赴会

场,以示关切之意。作为该书的作者,我十分激动。十个春秋的艰辛采访创作,那苦那累,化作一阵心喜,漫过我的心头。我应该感激在座的哪一位呢?首先,应该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老实说,没有这股强劲的春风,去复苏人们心目中紧锁的春天,便不会有《许世友传奇》的诞生。中国青年出版社慧眼识金,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我。会后,我又收到了全国众多的读者来信,却是我始料不及的。函电大意有三:一是拍手叫好者居多,说作者把将军写活了,赞扬这部书突破了传统记实文学的写法;二是还有些不满足。据他们所知,作者没有把全部生动感人的故事写入该书,表示遗憾;三是无论是褒是贬的读者,都充满火一样的热情,希望我继续写下去,正象我在这部作品后记里所说,争取再来一个续篇。

当我把这些读者意见和创作打算汇报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时候,当年曾给我大力支持的,也是和读者息息相通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大胆肯定了我的打算。为不负读者和编辑部的厚望,争取在两三年内,再拿出两个完整的续集,组成将军传奇三部曲。

当我带着这个宏愿,回到家乡,伫立在将军的墓前、向将军许愿的时候,青山叠翠、将军默然……顿感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自己的肩上……

作为军人出身的我,将军那种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遗传因子已注入共和国新一代军人的细胞,我情知担子分量!因为写第一部书的苦头我已吃够,身体的极度疲劳还未能恢复。贤妻下令我休息一年……那苦、那累。哎,甭提了!可笑我们这些不知趣的人。

中秋之夜,圆月当空,万籁俱寂。圆月的清辉泻满庭院,夜

风轻吹，四周公园微微闪着千点万点绿光。天空象湿墨渲染过似的，兀立前面的大山，象个巨人，把它的头插入夜空。大地沉睡了，只有几颗星星还眨着眼睛；妻子带着孩儿沉睡了，嘴角边还溢出嗔怪我的笑容……当我坐在桌前，铺开稿纸，静心构思《偃月刀传奇》的时候，也许会有人站出来问，为啥叫《偃月刀传奇》？问得有理。我不得不在开篇话中多罗嗦几句，免得有的人费解。

大凡读过上部书的人都知道，出身寒门的许将军，八岁出家于少林寺。在破庙寒寺里，他与十八般武艺结下了缘分。在十八般武艺中，最上乘的莫过于他的刀功了。因此，他爱所有的器械，莫过于爱刀。

单说少林寺的刀械，从有文字记载下来的就有三十余种。按刀的长度区分，就有长短刀之分。长刀有月牙刀、凤龙刀、钊铤刀、镗铤刀、鹊鹤刀等；短刀有鞍马刀、镢鸡刀、小小刀、狸尾刀、手便刀（也叫暗械刀）等。按刀的重量区分，就有轻重刀之分。重型刀有夯力刀、榔坤刀、晟王刀、戍钹刀等；轻型刀有冲刀、麒麟刀、宝靴刀、阴爻刀等。另外，还有按使用刀的和尚起名的，当然，这些和尚都是历代具有刀功绝技的人，比如康熙年间的同鸾刀、铉清刀，乾隆年间的真玺刀、清慧刀、湛福刀等。

许世友使用的刀就是属于后一种，那是唐朝穆宗长庆四年，偃月和尚使用的刀，故为“偃月大刀”。刀长三尺，把长一丈，从刀身到刀把，不见杂质，纯是上等钢锻成。不多不少四十八斤重。偃月和尚还在刀把的鼻上，扣上四个大钢环，拴上一束红缨。早晚练习起来，光闪缨舞，恰似一群彩蝶绕着他的身体上下翻飞。偃月不但学会七七四十九套刀法，还能一只手把刀打转，刀把直棱棱地站在他的手心里，象陀螺一样，“嘟嘟噜”旋飞。但

他的刀术更高的是，刀舞到最激烈的时候，一碗水向他身上泼去，湿不了他的衣裳。一把石灰向他身上撒去，他身上沾不了白点。少林寺每次召开僧侣比武大会，偃月的大刀，好几次都被评为“魔刀”。由于偃月的刀术超人一等，师兄师弟们有人称他“魔刀偃月”，有人称他“神刀偃月”。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寺院八年中的许将军，正是使用这种偃月刀，在继承偃月刀术的基础上，大破模式，勇于创新。尤其是“劈、点、投”的功夫，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劈，突出了狠；点，突出了准；投，突出了快。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许世友与众不同的独特出新的刀术绝技。

后来，将军从寺院走出，投入白山黑水的战斗之中。境迁事变，他又革新了偃月大刀，削其把柄，去其重量，形成了防卫杀敌的轻型偃月刀。这种革新，正象革命战争着眼于特点和发展一样，使他立于万变中而不变（刀技）。也正象他的衣服一样，合体合身，以显示他刀技在革命战争中的真正神威！

钝刀不快重重磨。

正是这种刀，刀锋凝聚着他八年少林功的心血；刀尖，凝聚着他童年的深仇大恨；刀光闪烁着他理想的升华。正象将军自己所说，“以为穷人打天下，为民族求解放为己任。”

正是这种刀，使他在十年红军生涯中，白刃格斗，刺刀见红；使他犹如快刀斩乱麻一般，削掉了许多敌人的头颅，为革命的历史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正是这种刀，使他浩气凛然，五次参加敢死队，八次挂花，五次立大功；使他由一个普通的战士成为战功卓著的将军。在红军艰辛的十年斗争中，荣获一枚“独立自由勋章”。

战刀，代表了将军的战功、将军的个性、将军的威严。后来，

在残酷的革命战争进程中,由于新式武器的发展,战刀也就成了将军身先士卒的指挥大刀,它的威严不减当年。因此,作者在构思整篇文章中,以战刀取名,不能说无其理由。

撰写传记文学,与其说用笔写,不如说用脚写。作者在落笔之前,曾翻经找典、寻史查据,找了上千人采访,行了万里路寻踪,找来找去,便在北京城里的军事博物馆里,找到了这把战刀。

我久久伫立在这把战刀面前,只见它虽然经过将军多年的使用,仍保持着锋刃不卷,光泽照人。刀把处,已经深深磨下了将军的五个粗大的指窝迹。刀背处,已经留下了两个凹口,不细心看的话,还难以看清……从那光泽照人的刀面上,一个宏大的历史场面突现在我的面前:白山黑水的背景,将军手握战刀拼杀格斗的英姿,敌人的哀鸣,将军的怒吼……我的千头万绪,捋成一绺;战刀面前,顿开茅塞。我清楚地知道,要说清许世友将军在这红四方面军所走过的历程,非从这把战刀上说起不可;要说清这把战刀,又非从“鬼头刀神”上说起不可。正如说书人所讲:

讲军史开宗明义,

论诗文画龙点睛。

第一章

神秘的刀光

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
我作为党的一个兵，已经过了五十多年的
军人生涯。

——摘自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重阳之夜，阴霾之夜。

月亮和星辰被“天狗”吞掉，天如墨染，地似炭涂，八百里大别山麓被沉重重的夜幕笼罩，全然失去白昼的风采。显得委屈的大别山主峰，中国人民脊背的象征，把它那高不可屈、洁不可污的“头颅”插向夜穹，迎着风雨的挑战。突然，暴雨倾盆，山洪爆发，大别山脚下的段合铺河暴怒了，河水溢出岸堤，哗哗流向它的下游汇入中国第一大河长江。长江暴怒了，翻江扬波，一泻千里；大别山南侧的偌大的原始森林，高高挺立的杉青松，西北风劲吹，合着大江的扬波，发出阵阵的涛鸣；大别山的主峰上空，偶尔传来一只乌鸦的凄楚的哀叫，令人寒心。

啊，狂风暴雨中的大别山！

啊，黯然失色的大别山！

你看它满眸泪水、满腹辛酸，正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九

州田园村庄一样，期待着阳光、雨露和黎明。然则夜如墨染、长夜难明！

夜幕掩盖着这罪恶的世界。

黎明将冲破这黑夜而诞生。

黎明与黑夜的交错，正义与邪恶的相克，终将使这罪恶的黑夜被黎明埋没。

相传重阳日，又名“重九”。是我炎黄子孙、华夏后裔的传统节日。旧时有登高望远的风俗。不少墨客骚人赞道：“待到重阳日，登高赏菊时。”因此，重阳是一个人间吉利的日子。可是，今日的重阳之夜，一个骇人听闻的惨案在六乡发生了。死难者为六乡农会会长，人头被悬在癩痢寨楼上。凡是目睹此状者，无不为之寒心落泪。也许是死者的冤魂感动了神仙，呼风唤雨，给这本来欢乐吉利的重阳之夜一点颜色看看。于是这时天更怒了，风更狂了，雨更大了，抽打着这黑洞洞的罪恶世界，鞭挞着这重阳之夜。

恶人有恶报，好人都知道。突然间，一道神秘的刀光，迎着黎明，刺破夜天，在大槐树下闪了几闪，旋尔消失不见了。

是鬼是人？

是邪是神？

啊，莫测的刀光剑影！

二

事从根起，藕从根生。欲说清这重阳夜刀光之谜，还须从昨夜说起……